

· 周嘉俊 ·

下马部书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下 马 部 长

周 嘉 俊

责任编辑：袁殿池

封面设计：姜士录

下马部长

周嘉俊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7 4/16·插页3·字数140,000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0,9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482

定价：0.60元



作者近照

目 录

独特的旋律	1
蝉声阵阵	23
何处无芳草	128
下马部长	178

独特的旋律

真正认识一个人，是不容易的。这是我从几十年生活经历中得出的结论。生活又告诉我，认识自己，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微妙的是：有时一个人在认识别人的过程中，也会突然认识了自己。其中有什么哲理，我可说不清楚，因为我是个搞工程的，没有研究过哲学。

这话从何说起呢？四十几岁的壮年汉子，解放前的水深火热、生灵涂炭的日子，过了；解放后的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也过了；后来，被称为“史无前例”、混沌一片的那个“大革命”的日子，也算是过来了。我够得上是一个命根子硬的人。那时，我仅仅为了整理几份美国和苏联的技术资料，也就是科技情报吧，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“崇洋媚修”分子，又是隔离，又是审查，又是到边区劳动。孩子上了山，老婆落了土。他们说她是“正常”死亡，这“正常”两字在那时意味着什么，是很明白的。在我的心灵上，除了不能弥补的创伤，还能留下什么呢？

十月的金风吹散了满天阴霾，春天降临了大地，但我对生活着的现实环境，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表达的淡漠之感。我想要逃离那远在北方的空荡荡的家，感谢那位好心的领导，让我来到长江之滨，这个雄伟的钢厂工程指挥部。同时，我

却又顽固地思念着北方……

壮年人心灵的创伤，也许真的是没法弥补的吧！但是，自从我认识了殷萍后，对我自己的认识突然有了一个飞跃。

领导上让我担任新成立的科技情报科长。为了让我做这工作，领导曾找我谈话，说这是新兴的事业，它对工程建设将要起莫大的作用等等。这些道理，谁不知道呢？我虽然接受了这个工作，但情绪仍然不好。为什么？说不清。

我想，天地间自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情吧！

自从我们科成立以后，向国内国外订购的各种图书资料，就象潮水一样涌来了。为了这些东西，我们科的几个年轻人，足足忙了个把星期。柜子里，甚至连办公室对面的那间密不通风的暗房里，都堆得满满的。因为资料没整理好，来看的人还不多，即使来了人，也只能任他去翻，翻不出名堂，他也便走了。说实话，我并不满意这样过日子，可是，也只能这样过下去。

这天午后，我正在办公室看一本厚厚的资料目录，忽然听到有人在走廊里哼曲子，走廊里人来人往，向来是够热闹的，各种歌子也听得多了，从《洪湖水浪打浪》到《刘胡兰》，甚至《桑塔·露西亚》，真有点百花齐放的味道。

这时，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一首萨拉赛蒂的小提琴独奏曲——《吉卜赛之歌》。这首曲子，用独特的旋律表现了欢乐和悲痛，我听到的却是极为欢快的几节。这声音渐渐地近了，近了，终于，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妇女站在我的面前。这真使我有点措手不及。因为，刚才我还在寻思这首名曲从十几年前销声匿迹，到现在又重新出现在我耳边的这个变化

的线索，谁知她竟闯进我的办公室来了。

我抬起头，匆匆打量了她一眼。她矫健的身材，完全象一位芭蕾舞演员（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位体操运动员），不多的雀斑，给她丰满的圆脸庞增添了几分妩媚，宽大的嘴角机灵地向下弯着啊，这个陌生人的形象，竟然使我感到有点熟悉，但一时又想不起她的出处来；生活，就是这样微妙……

“这里是科技情报科？”她开口问道。

我朝她望了望，没有回答，只是朝门口新漆的科室牌子唠唠嘴。

“好清静啊！”她环视着四周，又补了一句。

“总不能尽唱曲子吧！”我冷冷地回答。这时候，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不知哪一本古典小说里的一句话：三十岁的女人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。

她抬头盯了我一眼，这时，我才发觉她那眼光简直象一把利剑，而决不象一般人所说的什么眼睛是“心灵之窗”。

“你们有关于电焊和电焊切割方面的外国资料吗？我是焊接技术员，叫殷萍。”她说，眼睛仍朝四面扫视。

“你自己找吧。”

“你们自己没有看过吗？”

“太多啦。”我旁边的一位办事员小王说。他是和我一起从东北调来的。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喏！”机灵的小王向四面墙角指指。

她看看堆得几尺高的一捆捆图书资料，先皱了一下眉，立即又舒展开来，问：“还有吗？”

“有的是，”我没好气地说，“小王，你给她将对面那间暗房打开。”我转身对小王说，并把一串钥匙给了他。小王接过钥匙，向她点点头，示意叫她跟着去。

我看着她走过去，心想：好大的口气！

“太好啦，太好啦！”

忽然，对面传来了殷萍欢快的讲话声，随着又哼起一支乐曲中轻快、跳跃的旋律；听得出，这是紧接着刚才她哼的那一段的。嗨，这种人脑子里除了歌，还有啥呢？

殷萍并没有在暗房里呆多久就出来了。盛夏天气，气温在摄氏三十五度以上，她的衣服早就被汗水浸透，象水里捞起来的一般。

她走到我的桌子跟前，用那双象利剑一样的眼睛朝我“劈”了一下，又用颇不友好的语气说：“科长同志，你们的工作很叫人不满意啊！”

“嗯，我对你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！”我顶了她一句。

“哈！当心我撤你的职！”她忽然令人不解地莞尔一笑，顺手将那串钥匙“咣啷”一声丢给小王，然后用厚实的手掌把额上的汗水抹去，跨出了门。走廊里又传来了《吉卜赛之歌》的旋律。

三十岁的女人，不知忧愁，只有欢乐——我又想起了那本古典小说中的名句。

我蒙胧地预感到，如果我们这个安静的情报科会出现什么风波的话，那肯定是由于这个殷萍的原因。

果然，第二天上午，事情就发生了。

这天我起得早，昨夜实在太热了，我们从北方来的人，几乎没有一个不咒骂上海这个鬼天气的。白天热，夜里更热，加上我的宿舍不远处堆着几十万吨山一般高的砂石料，白天受足了烈日的照射，晚间，把全部的热量尽情地散发出来。早晨，我就是带着一种烦躁的心情来到办公室的。

可是，一到办公室，那个跟了我多年的办事员小王就对我说：“老李，昨夜堆资料的那个暗房里，有人进去过了。”

“钥匙不是在你那儿吗？”我急躁地问。

小王是个大学毕业的技术员，我和他虽然相差二十来岁，倒也很谈得来。这时，他从袋里掏出那个挂着铝的、铜的钥匙串，交到我手里；我一看，不禁惊呼起来：“暗房钥匙原有两把，可你看你看，现在明明少了一把。”

这一发现，使小王愣住了，他一急，额上的汗珠就象泉水似的冒了出来。

“给谁使用过？”我自然地问了一句。

“你不是叫我给那个殷萍的吗？我记得她把门打开后，就丢给了我的。”

啊呀呀，会是她吗？她能那么快识别两把同样的钥匙吗？我眼前，立刻浮现了她锐利得象利剑似的眼光和她那机灵、调皮的神情。

我搁下手里的资料目录，三脚两步走到暗房门口，将门打开，里面的情景真使我惊住了。我虽然不常进这间只有一扇小窗的屋子，但乱七八糟的模样我是看到过的，现在却完全变了样，不少书刊已重新理齐摆好。我怀着好奇心，往地上张望了一阵，发现了一张面包纸，还有一张从练习簿上撕

下的纸条，也许因为抄错了某一数据撕下的，上面写着几句日文，又写着几行中文，我发现有些地方翻译得并不准确，旁边还堆着很多的英文、法文书籍。多数是电焊方面的书。

“看样子，昨天她在这里翻了一个晚上。”小王猜测着说。

我沉默着，这个看来快活的、毫无忧愁的女人，她脑袋里可能还装着除了歌子以外的什么东西呢！

“小王，听说她在搞什么名堂，你知道吗？”我不禁问道。

“听说想搞一个什么切割机。”

“唉，这个人……”

在回到办公室后，小王坐在办公桌旁，对着我嘀咕开了：“老李，我们这样对待科技情报工作总不对，得改一改，总不能老让资料死躺在那里。”

我没有正面回答小王的话，只说：“你去问问她，把那把钥匙拿回来吧。”

小王只微微地抬起头，向我看了一眼，仍旧坐着一动也没动。

就在这时候，办公室门外又传来了一阵歌声，虽然不再是那支《吉卜赛之歌》，但我一听就辨别得出那是谁。

“卜”的一声，一把钥匙落在我摊在桌子上的一本外文杂志上。

我觉得，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分了些，何况我想起了昨天她“要撤我的职”那句刺人的话。

“资料不是绍兴老酒，越陈越香越好吃。”

“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？”

“让它们发挥作用！你们也不看一看，这些都是七十年代

的先进技术的集锦，难道要藏到八十年代？让活资料给你们弄成死资料吗？”说话间，她那锐利的目光不断地朝我这边扫射。

我也侧着脸望了她一下。心里想，你懂得什么啊！一般工程技术人员都知道，外国人并不是傻瓜，人家是不会把研究成果轻易公开的，这些卷帙浩繁的科技杂志，大都充塞着商业广告，要从这些华而不实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些可供参考的东西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看来，她太缺少这方面的体会了。

“不但要管好它，还要用好它！”又是她的声音。

“哼，教训人！”我在心里大声抗辩，但我却没有说出声来。

我仍然保持着近年来养成的漠然态度，用微微一笑来表示我的宽宏大量。

“喂，科长同志！”那位殷萍同志竟然继续向我发动进攻了。她两条秀丽的细眉往上一挑，说：“请你将这份东西替我翻译一下。英文的，我不熟，你看，是关于小电流等离子切割的，美国热动力公司印行，他们七二年就开始用了。”她从一只尼龙包里取出一迭资料朝我手里一塞。虽说是请求，但那种毫无回旋余地的神态，即使在总指挥的脸上也难得看到。

“你行，我听小王说，你英文好极了，是吗，小王？”她转过头去，似乎在争取小王的支持。

我凝视她片刻。她的深渊般的眼睛，使我猛然发觉似曾相识，可恨我的记忆却未能向我提供确切的证据。

渐渐地，我感到我这个小小的科技情报科在变了。有几次，当我很早来到办公室时，发现小王已经在那里了，浑身上下都是灰，连他那红通通的稚气的脸上也一滩白一滩黑的。

“你干什么啦？”

“帮助殷萍整理资料。”

嘿，他说得多好听，帮助殷萍整理我们的资料。这些资料到底是她的还是我们的呢？

“老李，她已经连续三天三夜啦，现在，我们的材料足足有两、三吨重，她一送一送地整理清楚，一边整理，一边又找资料，她只懂日语，别的都是要翻字典对照，你去看看吧，那个暗房的水泥地都被她的汗水滴湿了。”

小王说话间，我明显地看到他脸上流露出对她的敬仰之情。

我也不得不佩服殷萍的能耐了，瞧，她巧妙地用钥匙打开了那间暗房的门，又用她自己巨大的热情开启了小王心灵的大门。

听了小王的介绍，我情不自禁地改变了一下冷漠态度，我再一次问小王：“你知道她在搞什么吗？”

“她说是决定这个工程能否提前动工的一项施工工艺的大革命。”小王瞪着眼回答。

“唔？”我感到有点吃惊了，心想这个三十岁的女人可真不简单呢！

这是一个节假日的清晨，我独自一个人走出工棚，在田

间小路上走了五、六里路，穿过被称为狮子林的几株参天大槐，走上了那道坚实的沿江大堤。大堤巍然而立，凉爽的夏日的晨风，飞腾的大江浊浪，奋飞的海鸥，不禁使我想起这个大工程的总指挥有一次对我说的话：当你被争材料、争投资、争土地的闹声搅得头昏脑胀的时候，或者被那些施工方案上的蛛网般的线条缠得眼花缭乱的时刻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抛弃这一切，到江堤上走走，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你将会很快重新获得充沛的精力。

可是，我仍然想起自己因“四人帮”摧残而愤然死去的妻子，想念还留在北方的孩子，纷繁的情绪并没有被冲走啊！于是，我又懊悔这次散步是多余的了，如果留在办公室里，倒还可以将殷萍所需要的资料多翻译一些出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发现在我脚边有一堆象施工图纸般的東西，还有铅笔之类，这些东西都被一块大石头压着，谁放的？人呢？向四处望，什么也没有，突然，我发现在堤外五六百公尺的浪峰里，有一个黑点在上下浮动，定睛一看，才发现是一个游泳人的头发，那个游泳者的两臂在飞快地划动，拨开千迭浪，向大堤游来。

“谁这样大胆啊，哪一个楞小子敢在这里游泳！”我心里嘀咕着，走到大堤边缘，看见堤边的江水滚动，正在起潮了。

我注目眺望这个渐渐游近的游泳人。我发现，这个兴致勃勃的游泳健将，竟是殷萍。

不一会，她已水淋淋地站在堤上了。我看着她完全是个运动员的体魄，感叹地说：“你太不珍爱你的生命了。”

“和死亡搏斗不正是珍爱自己的生命吗？嘻！”她说，用手绞那头发上的水，一边赤着脚朝那茂密的芦苇林里走去。

我转过脸，望着大江上汹涌起伏的波澜。

一会儿，那片芦苇林里传来了殷萍的歌声。强劲的江风吹得我怎么也听不清楚她唱些什么，当她走近时，我才断续地听清了她的歌词：

扬子江要和大海拥抱，
电子计算机要把旧时代赶跑，
来吧，来吧，梦想中的“四化”，
就象焊花般的灿烂美妙。

重新见到她时，她已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一边唱着歌，一边用双手抖动着那乌黑的长发，灿烂的阳光，把她通体照得又红又黑。她走到那堆图纸跟前，躬身看了看，又弯着腰去绞她发上的水了。

我本来就想找她聊聊，可是，当突然见面的时候，而且又在这个场合，却不知谈什么好了。

“这里，很美，对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咦，你到这里来，为了散散心？”她忽然问我。

“心血来潮，说来就来了。”

“唷，你这个人好象有什么心事？”她瞪了我一眼。

“也说不清。”

“你也说不清为什么活着吧!”她又紧跟着刺了我一句,弯下身,在堤上拾起一块石子,身子朝后一仰,手一挥,那块鸡蛋大小的石子朝远处的一个浪头里飞去。她那个旋转的姿势是美丽的,仿佛她本身也要随着这汹涌的波浪向远方飞去似的。

“你很喜欢音乐吧!”

“喜欢,我会拉小提琴,会唱女高音,还会编歌呢!”她说得挺爽直的。

“象你这样年龄,嗯,才三十岁吧,无忧无虑,多快活!”我苦笑着说,说实在的,我心里也很羡慕啊!

谁知这句话竟然得罪了她,使她竖起了眉毛,快活的神色一下子从她脸上消失了,她用洁白的牙齿咬住薄薄的嘴唇,过了一会,紧绷的面色才缓和下来,嘴唇上印着一排齐崭崭的齿痕。眼神更深沉了。

我注意到了她这个神态,心里很是不安,也许她心上也有什么忧伤,让我无意中刺痛了?也许,她只是一个易于冲动,心情变幻无常的女性吧!

我们在这大堤上默默地来回走了几百公尺。大江的浪花不停地在堤下崩裂开放,白色的海鸥,轻盈地在浪尖上飞翔。夏日的风,吹送着渔帆片片,我记得曾多次来这里的堤上散步,但怎么也记不起每次到这里来时的心情了,可是,这一次是不同的,也许会长久地记住。

“那份美国热动力公司的资料快译好了,多年未译东西了,怪吃力的。”

“嗯,应该快一点。”她不仅没有感谢我的意思,而且还带

着一种明显的不满情绪。

接着，她就滔滔地说起了打桩的事情。

“你知道我们在搞什么吧？在搞一个大革新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我提出要先打桩后挖土，可以大大提高工效；嗯，你怎么不响，我这个办法是同不少老基建商量过的，可也有人不同意，有的说没把握，有的说外国承包总体设计的专家都主张先挖土，……可是，我说不能照搬！”她不停地说着。

哎呀，好大的口气！简直一口能吞下一头大象！她竟敢提出和国际上的权威相反的意见来！但看她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，实在令人羡慕。

“……我们那里有不少人，知道得很多，就是思想不解放，说什么先打桩后挖土，打下的桩怎么割法，九百毫米直径的钢管桩打在下面，地面上一个一个大洞洞，人掉下去就没命了；地基不同，钢管桩长长短短怎么割齐，……唉，你怎么一声不响？你不相信我的话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！不！不！”我被她一语道破了秘密，非常惶恐，但嘴上仍竭力否认：“我佩服你的勇气和信心，……”

“佩服？但不是支持！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缺少你那种朝气。”我嗫嚅着说。

“嘿嘿嘿，……”她突然大笑起来，她的笑声是那么悦耳，“难道你身上就只有暮气？”

“唉！”我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“有什么可唉声叹气的！你也许有什么痛苦？说得时髦一点，心灵上有什么创伤？那就让这大工地的空气把它治一治吧！”